

唐代北庭都護府通西州伊州諸道考

嚴耕望

唐代西北疆域擴展至天山南北，天山山脈東段之金嶺（今博克多山脈）南置西州（今吐魯番東七十里阿斯塔拉），¹ 北置庭州（今孚遠縣北二十里護堡子北之破城），² 時羅漫山（今巴爾庫山脈）南置伊州（今哈密縣），³ 兼轄山北（置伊吾軍，今鎮西縣）。⁴ 此三州皆為正州，在全國三百六十州之列；並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以統三州之軍政。其天山山脈西段之南北地區，則僅置軍鎮，統屬於安西都護府（在龜茲，今庫車縣），總攝屬國，不置州縣；故論中國當時直接統轄版圖，則以庭、伊、西三州為西北之極邊。此三州，內為河西諸州之屏障，外為二千里外安西都護府之支援，實為唐代控制西域之中心根據地，移民屯墾，灌輸文化，不遺餘力；而發展交通，尤屬基本建設，俾軍事行動，使節往還，物資供應，⁵ 文化傳播，⁶ 皆得暢通無阻。自長安迄安西七千

¹ 詳《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史語所集刊》第四三本，頁三六九。

² 見《西域水道記》卷三及《辛卯侍行記》卷六，有較詳記述。

³ 同注1，頁三五七。

⁴ 詳後文。

⁵ 內地出產高級紡織品，在西州之價格只為普通紡織品在內地價格之兩三倍，詳《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頁三九五。又張九齡《敕河西節度牛仙客書》（《全唐文》二八四），遣大軍增援北庭，云：「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以上。」按北庭經常駐軍一萬二千人，馬四千二百匹。足見貯糧之多。

⁶ 除了近代考古家在吐魯番地區所發現之文物可資證明唐代中華文化在此一地區已有相當鞏固基礎外，舊籍中亦可考見其畧況，如《宋史》四九〇《高昌傳》載王延德《使高昌行記》云：「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

里之長程驛道，前已撰《唐代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及《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三本），詳為論證，伊州西通西州即為此驛道之一段。今再就庭州東通伊州、南通西州之諸道續為考論，俾治中古西域史者於當時此一地區之交通地理可取據焉。

1973年6月28日

先考北庭東南通伊州道。伊、庭間交通蓋凡兩道。由伊州向西行經益都至納職縣（今Lapchuk，即四堡）一百二十里。又西微北，取伊、西間之北道，凡三百九十里至羅護鎮守捉城（舊納呼，今西鹽池），由此分道向西北行，上乏驢嶺（今烏克塔克）一百二十里至赤谷（今莫家地溝？），出谷口，經長泉、龍泉（今三個泉地區？），凡一百八十里至獨山守捉（約今木壘河）。又經蒲類縣（舊奇台城）蒲類鎮（今奇台縣，即古城）凡一百六十里至北庭。全程共九百七十里，蓋主道也。

此道見於《新書·地理志》伊州納職縣條云：

「自縣西經獨泉、東華、西華、駝泉，渡茨其水，過神泉，三百九里有羅護鎮守捉城，又西南經達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別自羅護守捉西北上乏驢嶺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經長泉、龍泉，百八里有獨山守捉，又經蒲類，百六十里至北庭都護府。」

按納職、羅護、赤亭在伊州通西州之北道上，其今地，皆已詳《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侍行記》六云：

「（西鹽池）驛西北有歧路，八十里高泉；踰天山，六十里莫家地溝，入奇台境；六十里，三泉驛，即阿克他斯。」（《叢編》，亦云三個泉即阿克他斯。）

下文引《唐志》此條，並推論云：「蓋唐時風戈壁有間道踰烏克塔克（回語謂山曰塔克），西鹽池疑即赤谷，阿克他斯疑是獨山，蒲類縣今木壘河也。」按陶氏以為唐代由羅護西北上乏驢嶺通獨山、蒲類、北庭道，即今由西鹽池西北踰天山至三泉驛通木壘河之道，是也。然地名比類，則未當。蓋《唐志》所記之道路為伊、西交通之北道，即畧相當於陶氏所行之道，亦即今日由伊吾西至吐魯番之汽車道也。⁷而陶氏以今風戈壁道當之，非矣。實則羅護既即清代之納呼，今名西

⁷ 詳《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

鹽池，則乏驢嶺當即今道所踰之天山(烏克塔克)，赤谷蓋即今莫家地溝，長泉、龍泉即今三泉地區矣。即地名，想地形，參之里距，如此推比，皆極契合。然則，獨山守捉當在今木壘河。獨山去羅護三百里，今陶氏記此歧路，西鹽池至三泉驛二百里，據《西北叢編》卷三(四月二十五日條)，三個泉至木壘河九十里。里距方向亦恰合。而蒲類縣當在更西矣；陶氏此條以木壘河當之，實誤。然陶氏下文迪化府條云：「蒲類居庭州東，疑在今奇台縣木壘河西，木壘即蒲類之轉音也。」又云：「蒲類，《元和志》，南至州十八里；《寰宇記》，州東八十里；⁸ 皆傳寫之誤。《新唐志》，蒲類百六十里至北庭。⁹ 歐陽公此節於伊州西北道里言之甚詳，較為可據，蓋在今木壘河西九十里舊奇台城地。」是陶氏正式擬定，則謂唐蒲類在木壘河西九十里之舊奇台城。李光庭《漢西域圖考》卷三(松田引)以為在奇台縣(新縣)，即古城；未可定也。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復以蒲類在今木壘河(頁三〇二，松田不知陶氏已有此說)。據《西北叢編》三，孚遠東七十里，至奇台縣，俗稱古城，又九十里至舊奇台城，又九十里至木壘河，相距二百五十里。松田以為孚遠、木壘河間只一百六十里，又誤會《新唐志》文意，¹⁰ 故有此誤。按《元和志》，蒲類在庭州北十八里，必誤，若《寰宇記》州東八十里不誤，則當如李說在今奇台縣；若如松田說，八十里乃一百八十里之脫譌，則當如陶說在舊奇台城，斷不在木壘河。又按《元和志》，庭州除蒲類縣外，有蒲類鎮，在縣西。唐制，鎮通常有城，縣未必有城，今奇台縣俗名古城，或者約當唐之蒲類鎮，舊奇台則約當唐之蒲類縣歟？仍疑莫能定也。

蒲類不得東在木壘河，亦可加強前論獨山當在木壘河之說。徐松《西域水道記》三，「疑獨山城即古城(今奇台縣)」，其誤自不待言。然引《元史·哈刺亦哈赤北魯傳》，殊有參考價值。按此傳見《元史》一二四，云：

「從帝西征，至別失八里東獨山，見城空無人，帝問此何城也，對曰獨山城，往歲大饑，民皆流移之它所。然此地當北來要衝，宜耕種以為備。臣昔在唆里迷國時，有戶六十，願移居此。帝曰善。遣月朵失野訥(北魯子)，佩金符往

⁸ 余所見《寰宇記》本，無此條；就上下文意可斷必有脫文。

⁹ 按《唐志》本意，由獨山經蒲類至北庭共一百六十里，非自蒲類至北庭一百六十里。陶氏誤讀。

¹⁰ 與陶氏同誤。

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後六年，太祖西征還，見田野墾闢，民物繁庶，大悅，問哈刺亦哈赤北魯，則已死矣。乃賜月朵失野訥都督印章，兼獨山城達魯花赤。」

按此獨山城之地望與唐之獨山守捉極相當，可能即一地未更名也。檢《西域圖志》九，木壘在奇台縣治（今稱奇台舊城，或老奇台）東一百里，「負天山之陰，地廣，饒水草，宜耕牧，東扼巴爾庫勒，西通烏魯木齊，舊爲聲援要地。……木壘布拉克出南山下北流，……其東北境有木壘塘，有屯田。」就地貌交通而言，與元獨山城極相似，此亦一輔證也。《西北叢編》三（四月二十五日條），「木壘河分縣，住。縣南有山，獨立如屏風，俗稱照壁山。」獨山之名蓋以此歟？（惟今木壘河西至孚遠二百餘里，非一百六十里之譜，故仍有問題。）

前引《新書·地理志》納職縣條，伊州西至納職縣一百二十里，納職西至羅護守捉三百九十里，由此而北上乏驢嶺，經獨山、蒲類，至北庭四百六十里，共凡九百七十里。檢《元和志》四〇，庭州「東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寰宇記》一五六作九百八十里。里距恰合如此，當即指此道無疑，是此道爲主道也。

又伊州刺史常兼伊吾軍使。軍以景龍四年置，在州北時羅漫山（今巴爾庫山脈，即天山東段）之北甘露川（今巴里坤湖地區，蓋指招摩多河），管兵三千人，統屬於北庭都護府。由伊州北行約一百三四十里至時羅漫山隘嶺（今庫舍圖嶺，俗稱天山頂），有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紀功碑》。踰山而北轉西，經漢裴岑《紀功碑》（今名石人子，在鎮西縣東五十里），凡約一百七十八里至伊吾軍（今鎮西地區），又循時羅漫山北麓西行，蓋至長泉、龍泉、獨山地區，與前考之主道會合，蓋凡七百餘里，西至庭州。此道自漢世已通行，亦即隋裴矩所記通西海三道之北道經蒲類海（巴里坤湖）者；故亦自昔之大道也。

《元和志》四〇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開元二十一年，改置北庭節度使，所統有伊吾軍。下文述此軍云：

「伊吾軍，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景龍四年置，管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在理所（北庭府）東南五百里。」

同卷伊州目，亦記此軍云：

「伊吾軍在州西北三百里時羅漫山北甘露川置，刺史爲使，景龍四年置。」

而《寰宇記》一五六庭州目云：

「伊吾軍，唐開元中置，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鎮兵三千人，馬三百

匹，在北庭府東南七百里。」¹¹是兩書所記方位相同，而西北至庭州，東南至伊州之里數皆不同。按前考伊、庭間之主道九百七十里，《新志》述所經甚詳，不云經伊吾軍，則伊吾軍必不在主道上。然就今日哈密至孚遠之里程論之，此九百七十里之古道，已屬最少之里程，即唐代此主道最為捷徑，其經伊吾軍之別道不當如《元和志》所記共只有八百里也。然《元和志》兩條記此軍東南至伊州皆作三百里，蓋不誤，疑《寰宇記》五百為三百之形譌。而此軍西北至北庭則當如《記》作七百里，非五百里耳。再者此軍在時羅漫山之北，即在今哈密北境巴爾庫山脈之北，則此軍必在主道之北無疑。若軍近主道，則當在今七角井、一碗泉、瞭墩一線之山北地區。¹¹然甘露川當為一相當大之水域，此一地區之較小範圍內無可當者；有之，惟稍東百數十里之鎮西地區。檢《西域圖志》九，鎮西府治條云，「在巴爾庫勒（今名巴里坤湖）東南，距哈密三百三十里，南界天山，西隱平岡，……緣山北麓，原泉競發，分為三河，匯入大澤，水氣浸潤，庶草繁廡，地宜畜牧。」又《西北叢編》三，鎮西在天山之北。城去南山不過數里，而北東西亦皆有山，惟較低耳。雖居四山之中，然海拔仍七千八百呎，草場肥美，宜畜牧，故巴里坤之馬，有名於世。其地為「新疆東北之咽喉，康、乾之際，回、蒙有事，數駐大軍，進可以戰，有居高臨下之勢，退可以守，有山谷牧場之利，較之哈密、奇台，均屬優勝。」此一形勝之地，於唐正在伊州西北三百三十里，又在時羅漫山之北，所謂甘露川者，殆即發源鎮西東南天山北麓、向西北流入巴里坤湖之川水歟？此川水即《西域水道記》三稱為招摩多河者。下文引姜行本《紀功碑》，「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黑紺所（？）」云云。碑在鎮西東南一百七十八里天山上，而山北之另一山脈，今有黑山之名。¹²此黑紺殆與甘露川有關涉歟，是亦一輔證也。再檢鎮西至孚遠（唐庭州）之大道。《辛卯侍行記》六，「鎮西，其西九驛至奇台城，又一驛古城，今為奇台縣治。據《西域圖志》九，鎮西府西至噶順三百四十里，¹³奇台縣（舊縣城）東至噶順溝三百七十里。按舊奇台縣西至孚遠一百

¹¹ 據《西北叢編》三，七角井北面山為天山正幹，時燉東北八十里橙槽溝，踰山四十里至肋巴泉。《侍行記》六，一碗泉正北至天山六七里。

¹² 國防研究院《地圖》。

¹³ 下文噶順條云二百七十里，誤；據各地相距里數累積計之可證。

六十里，則乎遠東至鎮西八百七十里，古代計程不能準，《寰宇記》云七百里，亦不相遠矣。

按此軍以伊州刺史兼使職，《元和志》已明言之。考之蘇頲《授郭虔瓘大將軍等制》（《全唐文》二五二）有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郭知運，《命呂休璟北伐制》（《全唐文》二五三）有伊吾軍使伊州刺史李旻交；又張九齡《敕伊吾軍使張楚寶書》（《全唐文》二八四），楚寶銜為「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尤其例證。河西走廊諸州刺史往往兼充治所之軍使，¹⁴伊州治所不置軍，而置伊吾軍於州之西北三百里，仍以刺史兼充使職，足見此軍之重要，且與州治相距三百里，必亦為相當重要之大道。又此軍統於北庭節度使，西北去北庭七百里，亦當為通行之道也，今道自鎮西至奇台縣十驛，當即承古道耳。蓋由伊吾軍向西循天山北麓至長泉、龍泉、獨山地區，與主道會合西至北庭也。而伊吾軍東南至伊州之行程，仍可稍詳考之如次：

考姜行本《紀功碑》（《金石萃編》四五），「貞觀十四年五月，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黑紺所。」檢《辛卯侍行記》六云：

「哈密北九十里南山口，又五里煥采溝，有漢碑，首行曰惟漢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二行曰臣雲中沙南侯獲。……五十里天山廟，班超征伊吾，立碑記功。唐姜行本磨去其文，更刻侯君集威德。……二十五里松樹塘，折西北八十里奎松，折西七十里鎮西廳。」

此云碑在天山廟，西北經松樹塘、奎松，至鎮西一百七十五里，南至煥彩溝五十里，又五里至南山口，又九十里至哈密，凡一百四十五里。即自哈密，北經南山口、天山廟，折西北至鎮西三百二十里。《西域水道記》三，亦記此碑祠在巴爾庫勒（即鎮西）東南庫舍圖嶺，「蒙古語：庫舍，碑也，以嶺有唐碑故名。」自祠東南層折而下五十里至煥彩溝，又五里為南山口。與《侍行記》合。《西域圖志》九，鎮西府東五十里至石人子，又東四十里至奎松，又東南九十里至松樹塘，南踰庫舍圖達巴至南山口。又云自哈密城北八十里至黑帳房，又北二十里為長山子，又北二十里為南山口。是此道所經與《侍行記》同。惟里距稍盈耳。然又云鎮西府距哈密三百三十里，松樹塘西距宜禾縣治（即鎮西府治）一百六十里。是里數亦與《侍行記》合。大約庫舍圖嶺天山廟西北至鎮西一百七十八里，南至

¹⁴ 參看《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



哈密一百三四十里，全程三百二三十里也。楊炳堃《西行記程》卷二，姜行本碑在天山頂武廟門外，距哈密一百六十五里，距鎮西一百九十五里，里數稍多。《一統志》哈密卷《山川目》，庫舍圖嶺在哈密東北五十里，上有姜行本碑。蓋哈密北至嶺南麓五十里，非距嶺五十里也。唐姜行本《紀功碑》在此道中，可證此道即唐代古道，唐道三百里，正取大數耳。復考《舊書》五九《姜行本傳》述建碑事云，「其處有班超記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則此嶺於漢已當道。又檢《西北叢編》四·鎮西縣治節《勝蹟條》，「石人子在城東五十里，雍正七年，岳鍾琪於此獲漢碑……即今所謂燉煌太守裴岑《紀功碑》，俗稱《鎮海碑》是也。碑高八尺，係天然石筍刻成，質堅如玉，遠望之宛如人形，石人子之名殆以此。」¹⁵是又此道自漢已開通之一證矣。《隋書》六七《裴矩傳》，「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蒲類海即今巴里坤湖，已爲定說，則此道在南北朝時代且爲通西域之一主道矣。

次論庭州南踰天山通西州道。吐魯番盆地北踰天山，早有通道，如《後漢書·西域傳序》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是也。唐代西州北越天山至庭州有八道。自東而西數之，有赤亭道、新開道、花谷道、移摩道、薩捍道、突波道，皆出蒲昌縣（治今漢墩，或其東南四十里之鄯善縣）境；有烏骨道出西州治所高昌縣（阿斯塔拉）境；有他地道出交河縣（吐魯番西二十里雅爾）境。除最東兩道北段情況不明外，餘六道皆合柳谷至庭州。

《鳴沙石室佚書》本《西州圖經》記西州四達之谷道甚詳，云：

「（上缺）

（缺） 阻賊不通。

花谷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西合柳中〔谷〕向庭州，豐〔豐〕水草，通人馬。

移摩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¹⁵ 又云松樹塘東南十餘里即俗稱天山頂有唐姜行本碑。又南數十里燉彩溝，亦有裴岑書蹟。按此蓋非真蹟。

薩捍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薩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突波道

右道出蒲昌縣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大海道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

烏骨道

右道出高昌縣界北烏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險石麓，唯通人徑，馬行多損。

他地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馬。

白水澗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處月已西諸蕃，足水草，通車馬。

銀山道

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沙磧澗，唯近烽足水草，通車馬行。」

此共九道，而前有脫文。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書の研究》（《東方學報》京都第三十三冊）云，《西州圖經》「道十一達」條，花谷道前有赤亭道、新開道。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中央亞細亞創刊號》），亦云「《西州志》列舉州境十一道，首赤亭、新開、花谷、移摩、薩捍、突波六道，皆從西或西北出蒲昌縣界，合柳谷而向庭州。」注云：

「參看《敦煌石室佚書》本；《鳴沙石室佚書》本闕首八行，無赤亭、新開二道。首八行之文殘闕不完。二行『赤亭道』；三行殘存『右道出蒲』四字，證以後文，應脫『昌縣界』三字；因知此兩道並出蒲昌縣界。」

是則敦煌本《西州圖經》所記凡十一道，其九道皆由西州北踰天山。此九道中，除白水澗道西北向處月外，餘八道皆西州北通庭州之谷道也。此八道中之赤亭、新開、花谷、移摩、薩捍、突波六道皆由蒲昌縣境向西北行；烏骨一道由高昌縣

境向北行；他地一道由交河縣境西北行。除最東兩道北段不明外，餘六道皆北合柳谷。

他地道由交河縣（今吐魯番西二十里雅爾）北行八十里至龍泉館（今桃園子稍北）；又北入谷，蓋金嶺口也（今 Ishak 山口？），寶貨所出；又北經漢冢砦、柳谷渡（今番家地、三岔口？），柳谷置鎮，屬西州，共凡一百三十里至金沙嶺（沙一作婆），即金嶺，（天山正幹博克達山脈上，清名冰嶺，約今 Yoghan Terek 山口。）有龍堂，盛夏積雪，刻石記云小雪山。有金嶺城，為戍守重地，蓋在此處。踰嶺亦名柳谷，循谷北下經石會漢戍，凡一百六十里至庭州。州南五十里神仙鎮（今水西溝？）當西州路，蓋亦在此道上。《新志》記此道全程三百七十里，蓋實四百里有餘。此道足水草，通人馬，屢見唐宋舊籍，蓋西、庭兩州交通之主道也。

《圖經》記此道出交河縣境，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通人馬。關於此道之早期史料，余所見另有列各條：

- ①《新書·地理志》西州交河縣條：「自縣北八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
- ②《元和志》四〇西州目，「北至金婆嶺，至北庭都護府五百里。」
- ③《宋史》四九〇《高昌國傳》載雍熙元年王延德所上《使高昌記》云：「又歷六種（即柳中）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地無雨雪而極熱，……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庭……邀延德至其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冢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庭。」
- ④H. Maspero 著錄文書：「（第一行）柳谷鎮狀上州……。 （第二行）西州長行迴馬壹匹。（以下另行）右檢案內，得馬子高懷辭稱，先從西州領得前件馬，送使往至北庭。今月廿八日都〔卻〕迴至柳谷鎮，停經二日，綏漸發白酸來，其馬行至鎮南五里忽即黃致死。」（《西域文化研究》第三，小笠原宣秀《唐代役制關係文書考》引）
- ⑤《唐會要》九四·西突厥目：「永徽三〔二〕年七月，賀魯招集離散，……勝兵數十萬，……進寇庭州，攻陷金嶺城。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發兵及迴紇以討之。」《通鑑》一九九記此事。胡氏引《新志》為注。按駱宏義有《請急攻金嶺城疏》（《全唐文》一八六），即此時事。

⑤岑參《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腳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詩》：「奉使按胡俗，平明發輪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

按前六條史料，有須先作解釋者。⑥條所述之道不一定為他地道，亦有為《圖經》烏骨道之可能。然烏骨道僅四百里，道途險峻，「唯通人徑，馬行多損。」自非主道，則《元和志》所指，當非烏骨道而為他地道之可能性較大。由高昌西北至交河八十里，則交河至北庭四百二十里，為《圖經》與《新志》之折中數字。又⑦條由輪台至交河城。按《元和志》，輪台縣在庭州西四十二里。¹⁶則岑參所行亦庭州至交河道也。綜觀《西州圖經》及此六條史料，可作數點詮證。第一，就方向地名觀之，此諸條當為一道，行程大約四百里有餘，《新志》合計三百七十里，嫌稍短少。¹⁷第二，金沙嶺、金婆嶺當為一嶺，沙婆之一可能為形譌，又簡稱金嶺，賀魯寇庭州，陷金嶺城，當即其地。據⑧《宋史》條，金嶺即天山北段博克達正脈，在今吐魯番、鄯善之北百數十里二百里以外，而今之金嶺乃天山之支脈，近在吐魯番、鄯善之北二三十里內，故古今名同而實異。復考《魏書》一〇一《高昌傳》，「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隋書》八三《高昌傳》，同；而「七十里」上有「山北」二字，文義較明確。此貪汙山夏有積雪，即為唐宋時代之金嶺山脈，今之博克達山脈無疑，而赤石山則今之金嶺也。第三，據⑨《新志》條，金沙嶺北一百六十里至北庭。按《新疆圖志》七九《道路》一，孚遠南六十里泉子街，為南鄉大聚落。又三十里小西溝（即今圖水西溝，今圖此兩地名南北相反），又六十里冰嶺，接吐魯番界。又云「冰嶺即古金嶺」終年積雪。按此說是也，里距正合。第四，據⑩《新志》條，此柳谷在天山正脈之南，據⑪ Maspero 文書，柳谷鎮為西州轄境，亦鎮在天山正脈以南之一證。第五，⑫條「北入谷」當即⑬條金嶺口。今檢松田壽男書附圖二及國防研究院《地圖》以及美國百萬分之一《航空地圖》，今

¹⁶ 《寰宇記》一五六，作四百二十里，誤；此區縣治未有去州數百里者。

¹⁷ 島崎昌《西域交通史上之新道と伊吾道》注19引安部說，他地道四百五十里，係從西州治所高昌縣算起，高昌至交河八十里，則交河至庭州亦三百七十里，與《新志》合。今按若他地道行程係由高昌算起，則由蒲昌境北出諸道里數，亦當由高昌算起，然由高昌出發至庭州者，在正常情形下，斷無繞道蒲昌境行七百三四十里者，故知《圖經》諸道之里數仍當從本縣算起也。

吐魯番有一道向西北，折東北行，至孚遠，當即唐代他地故道，金嶺口似即今圖 Ishak 山口，金嶺即清代冰嶺，似即今圖 Yoghān Terek 山口，而柳谷渡、柳谷鎮似在今圖番家地、三岔口地區。龍泉館在西州西北八十里，按今圖，道上有桃花園子，在吐魯番西北約六七十里，則龍泉館當在桃花園子稍北地區。又《元和志》四〇，庭州有神仙鎮，「在府南五十里，當西州路。」按他地道踰金嶺主脈向北下行至庭州一段亦稱柳谷，蒲昌六道及高昌一道總會於此，詳下文，則神仙鎮即在此柳谷中，為諸道所經也。上引《新疆圖志》，孚遠南六十里泉街子，為南鄉大聚落。疑即此地區。今圖泉街子與水西溝南北互誤。

烏骨道由西州治所高昌縣（今阿斯塔拉即二堡）西北行約二十里出烏骨山口（清名古玉門口），直北行至庭州，全程四百里，路最捷，亦最險，唯通人徑，馬行多損，殆即今玉門口北經恰罕（Chichan）、Sardak 山口、糖坊門，折西經泉街子至孚遠之道也。

《圖經》云，此道出高昌縣界北烏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而路險峻，唯通人徑，馬行多損。是此道為西州直北至庭州之捷徑，但最險峻。考《新書》二一五下《突厥傳》下，「咄陸兵寢盛……乃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骨狙擊敗之。」當即一地歟？（《會要》九四、《通鑑》一九六，事在貞觀十六年。）據《圖經》，烏骨為高昌縣北境之山名。檢《西域圖志》一四·玉門口條，「玉門口在哈喇和卓西北十里，……東北兩山陡立，徑寬平，內外皆有墩台，舊有關名古玉門關，已毀，存□玉二小字，可辨，為土爾番及哈喇和卓往山北大路。入谷迤西北行十餘里，出北口。」又云：「按此舊傳為古玉門關。……蓋其國慕中國玉門關之名，故以名其山口。」今按此古玉門口在今金嶺山脈，就方位形勢論之，此即《圖經》之烏骨山口，殆無可疑，蓋因烏骨音譌為玉關歟？參合今日諸地圖，玉門口向北有道經恰罕（Chichan）、Sardak 山口、糖坊門，至奇台（古城），由糖坊又有支路，向西至泉街子通孚遠，向東至老奇台。此道殆即唐烏骨道也。

蒲昌北出六道，由西而東數之，突波道、薩捍道、移摩道皆以所出縣北境天山正脈南側傾斜之谷口而名，亦皆西北合柳谷，即合天山金婆嶺北之谷道至庭州。行程皆約七百三四十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花谷道亦西合柳谷。新開道行程不詳。赤亭道由西州東境重地之赤亭鎮（舊七克騰木今南湖）西北行，餘亦不詳。按今日天山正脈之博克達山脈自西而東，山口甚多，且有山道南北通行。疑赤亭道即今南湖北境經回回溝通木壘河之山道；而今之由 Ortang Aghzi 出 Kara 山口，由柯柯雅（Kök Yar）出 Buyuluk 山口

皆當在餘五道之列，殆可知矣。

先論蒲昌縣之地望。《通典》一九一，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國，「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是此縣在州之東境。《元和志》四〇西州目，蒲昌縣「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與《通典》方位正合。然縣治究在何地？馮承鈞《西域地名》云「今爲關展縣治」，即今鄯善縣治也。馮氏後撰《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中央亞細亞創刊號》）更申其說。並謂此說本之伯希和，非出自創。東西學人大體多從之。然舊關展、今鄯善在二堡之東微南，不在東北，且伊州向西通西州之道既過柳中縣，則當過今鄯善，然前考該道所經，無過蒲昌之跡象。是此說似可商。而黃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國學季刊》三卷一期）以爲在今柯柯雅。其說係據《元和志》所記方位里程相度今地遺址形勢而定之云：

「余到吐魯番，即按古書記載之方位，探問尋覓蒲昌古址。據土人言，二堡東北有二古址。一曰漢墩，在關展西北四十里，現有土城遺迹，西南有小山，山上有二墩，相傳漢時所築。¹⁸今從二堡望漢墩，正在東北，¹⁹其方向頗相合。但由高昌故址數至漢墩計一百一十里，距離遠近，微嫌不足。一曰柯柯雅，在山谷間，即在漢墩之北約八十里，地爲通木壘河、古城子間道，亦說有土墩及土城。……按漢墩與柯柯雅均有居民甚多，水草亦優，爲至古城子必經之地。當時高昌東北與鐵勒爲鄰，此城取名東鎮城，蓋亦鎮守東界之義，……相信蒲昌城必在是處。」

按此說似較關展說爲長。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頁三〇三《西州五縣與庭州三縣圖》有 Kōk Yar 地名，當北通木壘河道，即柯柯雅也。但黃說亦無絕對可信之證據。

今考岑參《經火山》云：「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赤焰燒虜雲，炎氣蒸塞空……」（《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則蒲昌縣在火山之西。又考明永樂間陳誠等《西域行程記》，二月二十一日於亦亭〔赤亭〕安營，住一日，二十三日行九十里至必殘，住一日，「二十五日晴，早起向西北行，道北山青紅如火焰，名火焰山。道南有沙岡，……中有溪河一派，名流沙河，約有九十里至魯陳

¹⁸ 按即《西域圖志》卷一四之罕都。

¹⁹ 按本譌作西北。

城。」又西五十里至火州城，又西北行七十里至土爾番城。按魯陳即柳中，今魯克沁，火州即高昌，皆不待言，必殘即關展亦無疑，火焰山當即岑參詩之火山，是今關展在火山之東，與岑參詩方位不合。按《西域圖志》一四，關展西北依金嶺。又松田壽男地圖，關展西北至 Khando 間有一山脈，即金嶺之東閭也。Khando 即黃文之漢墩，亦即《西域圖志》之罕都，黃云在關展西北四十里，（《圖志》一四作一百里）如此，似關展西北之金嶺東閭即火山，蒲昌縣則治漢墩歟？惟西南至高昌只一百一十里，不足一百八十里之數耳。若非今之漢墩，則仍當以關展為近之，決不在 Kök Yar 也。

蒲昌縣治不在今漢墩即在今關展（鄯善），已論述如上。然蒲昌縣治所在何處對於此文尚非最重要事，最重要者乃此縣之轄境，蓋據轄境可以推論《西州圖經》所記蒲昌境北通庭州之諸谷道究在何地區也。

考《西域圖志》一四《疆域》七云：

「按關展全境形勢，北峙天山……（西）至迪化州之南。由托克喇鄂拉（按在迪化東南五十里）折西北行百餘里為博克達鄂拉，復折而東南行。（按此即天山正脈，古金嶺）……又自托克喇鄂拉之東哲爾格斯鄂拉分支為都魯達巴，迤東為金嶺，當土爾番北。此一支山在北天山正幹之南，亦東西綿亘。金嶺都魯達巴以南，東自關展城，西至伊拉里克（按在托克遜西四十里）為車師前王國地。金嶺以北，東自連木齊木（按在關展西八十里，魯克沁北四十五里）西至布拉克（按在關展西北二百五里，參之卷一《天山南路圖》一，在吐魯番東北），為車師後城及山北六國地，面臨金嶺，背倚天山。」

又云：

「今關展境內金嶺南凡十三城，金嶺北凡七城，金嶺東凡五城。」

又檢同卷，關展「北望天山，西北倚金嶺。」其治所以西諸城在金嶺以南者，皆去嶺不遠，如土爾番「北倚金嶺」，「《肅州新志》稱其西北百里有靈山，今考土爾番城北距金嶺甚近，而博克達鄂拉則在土爾番城西北百里外，是《肅州新志》所謂靈山者，應指今博克達鄂拉而言。」再參之卷一《天山南路圖》一及卷二一《天山正幹》目，天山山脈在迪化以東，分為南北兩支，北支博克達山脈高聳為正幹，南支金嶺山脈較低為支脈，兩山脈間為東西走向之槽型地帶。再參以松田壽男參考 A. Stein 地圖所作之《Bogdo-Ola 山脈附近圖》（《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附圖二），此槽型地帶南北幅度，廣處約百里以上，狹處亦數十

里，分佈城集甚多，《西域圖志》作者以爲漢世車師後城及山北六國皆在此區，是也。今金嶺以南雖爲漢唐主要城縣所在，然雅爾（交河城）、吐魯番、二堡（高昌城）、魯克沁（柳中城）皆在嶺南近處，鄯善（舊關展）西南至魯克沁僅七十里，則唐代蒲昌縣治縱在今鄯善，但其轄境大部分當在鄯善迤北地區，北至Buyuluk山口，東至西鹽池（唐羅護）、南湖（唐赤亭）地帶。然則前引《西州圖經》所記之花谷、移摩谷、薩捍谷、突波谷當是指天山正脈之峽谷而言，或其山南傾斜之谷而言，絕非今金嶺山脈之谷口也。下文續論此諸谷道之可能行程：

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書の研究》所引文書中涉及地名者有赤亭、赤亭鎮、赤亭戍、挾谷烽、挾谷遊突人、維磨戍、維磨長探、維磨戍長探、上薩捍烽、上薩捍旅帥、上薩捍長探、上薩捍烽長探、突播、突播烽等。赤亭、上薩捍即《西州圖經》之兩谷道自不待言。日比野又推測挾谷即《西州圖經》之花谷，維磨即移摩，突播即突波，蓋畧近之，則此諸道亦各置烽戍，有旅帥、長探、遊突人爲守禦也。然其今地，惟赤亭可確考。

赤亭爲一鎮城，置守捉，當伊州西通西州南北兩道之會合點，爲西州東境極重要軍事重地，其地在舊七克騰木，約今南湖地區，已詳《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赤亭道爲西州北通庭州之最東一道，今觀國防研究院《中華民國地圖集》，南湖之北有一道經回回溝至木壘河，可能與唐代赤亭道爲近。《通鑑》二一二，開元八年十一月，拔悉密在北庭，王陵發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追擊拔悉密至北庭，盡虜之。「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敗河西軍於刪丹。蓋毗伽回師由北庭行赤亭道至甘、涼間，敗唐軍也。其餘五道，當在此道以西。余據松田壽男《Bogdo-Ola 山脈附近圖》，參以同書頁三〇三《西州五縣與庭州三縣圖》及國防研究院《地圖》以及《西域圖志》，作附圖於後。觀此圖，天山正脈回回溝之西有Buyuluk山口、Kara山口、Sardak山口。上文論烏骨道當即今由恰罕北出Sardak山口之隘道，則今之Buyuluk及Kara兩隘道必在唐代新開、花谷、移摩、薩捍、突波五道之數也。

柳谷 《西州圖經》所記蒲昌境六道，除最東兩道原文殘缺外，花谷以西四道皆云西或西北「合柳谷向庭州」，行程大率七百三四十里。然此柳谷究何所指？按伊州、西州、庭州境天山地區，唐世常見柳谷地名，除上引《西州圖經》屢見此名外，茲就傳世古籍列舉三條如次：

《元和志》四〇伊州柔遠縣，「天山在縣北二十里。柳谷水有東西二源，出縣

東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

《新唐書·地志》，西州交河縣，「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護府城。」

《通鑑》一九五，貞觀十四年紀，侯君集伐高昌，「軍至柳谷……鼓行而進，至田城……攻……克，……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

按柔遠縣在伊州東北二百四十里。²⁰ 交河縣在今吐魯番西二十里之雅爾，則《元和志》、《新志》兩柳谷東西相距千里以上。《通鑑》此條所見柳谷在田城即田地城之東，田地城唐置柳中縣，在今鄯善縣（舊關展）西四十里之魯克沁，則此柳谷亦在《新志》柳谷渡之東南數百里，非一地也，胡氏引《新志》以注《通鑑》，誤矣。蓋此一地區多柳，故西州之東有柳中縣，縣東有柳谷，交河縣北有柳谷渡，柔遠縣東北有柳谷水，不可執一而說也。²¹ 然上引《西州圖經》花谷道、移摩道、薩捍道、突波道自東而西四道分別出蒲昌縣北界之一谷，而皆西或西北合柳谷至庭州；此四道之西惟烏谷道不云經柳谷，烏骨道之西他地道又云「向柳谷至庭州」，則此五云柳谷，究何所指？按上文論定由蒲昌縣境北出之諸谷道，其谷口既在今天山正脈博克達山脈中，則所云柳谷當在博克達山脈之北。檢松田壽男參考 Stein 圖所作之《Bogdo-Ola 山脈附近圖》，此段山脈之北境雖有甚多小河谷，自天山向北流入濟木薩（即孚遠縣）、古城子（即奇台）、奇台（即老奇台）、木壘河境，形成各個沙漠綠洲，但居中最大之河仍為由 Yaghan Terek 山口（前擬為唐代金嶺處）向北流至濟木薩地區之河谷，河谷寬平，河道複雜，沿流綠洲亦最多，他地道之北段即行此谷中，為西、庭兩州交通之主道，至今仍為吐魯番北通濟木薩地區之幹道，正以其寬平易行也。按他地道之南段即 Yaghan Terek 山口以南既有柳谷渡且置柳谷鎮，疑嶺北之北段亦有柳谷之名，他地道

²⁰ 據《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所錄《西州伊州地志》殘卷，《元和志》方向小誤。

²¹ 《通鑑》二三九，元和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胡《注》亦引《新志》西州交河縣柳谷渡為解。更誤。按此事亦見《元和志》四新宥州目云：「元和八年冬，回鶻南過磧，取西城柳谷路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唐會要》六一《館驛目》及《舊唐書》一四八《李吉甫傳》，均同。則此柳谷在河套外西受降城地區，去西州交河縣不知幾千里。又《通鑑》七三，魏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胡《注》引《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漢志》屬張掖，《晉志》無之。蓋北邊柳谷之名甚多，不可拘。

北段行此谷，由蒲昌縣北境北行諸谷道踰天山正脈之後，亦折西至此谷，故云「合柳谷」也。然則天山正脈之北面傾斜山中果有東西行之道路歟？檢《西域水道記》三，「古城南山曰松山，城距山百里。」又觀松田所製《Bogdo-Ola山脈附近圖》，濟木薩、古城子、奇台、木壘河一線，在天山正脈之北甚遠，中間地區南北幅度數十里至百里以上，地非險峻，固宜東西通行。又檢國防研究院《地圖》，孚遠之南泉街子有道經糖坊門至老奇台。又考《西域水道記》三云：「自奇台縣（老奇台）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山，山中東行三百二十里爲色畢溝，又東行六十餘里爲噶順溝，又東行百五十餘里爲肋巴泉。」按色畢溝當即今圖色皮口，則奇台木壘河南境山區，固有道東西行，當正經過回回溝地區。然則唐世赤亭道蓋北至回回溝地區，折西行山中，經今糖坊門至泉街子，會柳谷。其餘諸道蓋果踰天山正脈後亦折西至此谷，故皆云「合柳谷」也。烏骨道當亦合柳谷，惟《圖經》失書耳。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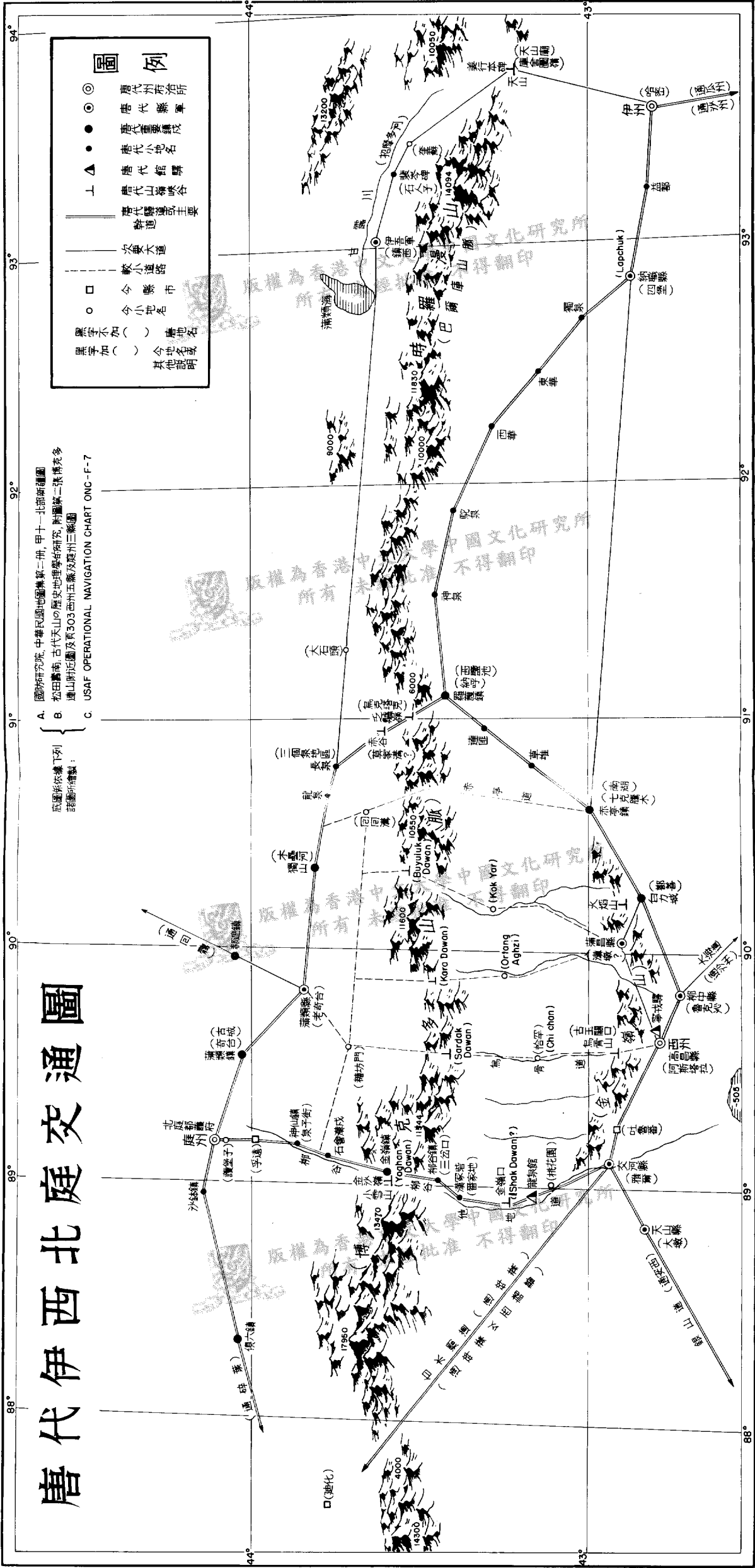
A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P'ei-t'ing Tu-hu-fu to Hsi-chou and I-chou in the T'ang Period

(A Summary)

YEN KENG-WANG

In the T'ang dynasty, Hsi-chou (西州, 70 *li* east of the present Turfan) and T'ing-chou (庭州, 20 *li* north of the present Fuyuan) were founded respectively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Bodgo Tagh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Tien Mountain Range); and in the south and north of Barkul Tagh, I-chou (伊州, present Hami) and I-wu-chün (伊吾軍, present Chen-hsi) were also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ner Ho-hsi (河西) district and to support the An-hsi Tu-hu-fu (安西都護府) at 2,000 miles away, the T'ang government set up the P'ei-t'ing Tu-hu-fu (北庭都護府) in T'ing-chou (庭州) to administer the whole army forces of these Chous and it acted as a military base in the north-western district. During the Prime T'ang, the government tried very hard to set up such Tu-hu-fu (都護府) as to improve the military connection and the circulation of resources in this district. By studying the Tun-huang (燉煌) sources and the rema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poems and composi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s is to demonstrate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se Chous and Chün during the T'ang period.

唐代伊西北庭交通圖



圖例

- ◎ 唐代州府治所
- ⊙ 唐代縣署
- 唐代重要驛站
- 唐代小地名
- ▲ 唐代經驛
- △ 唐代山嶺峽谷
- 唐代驛道或主要幹道
- 次要大道
- - - 較小道路
- 今縣市
- 今小地名
- 黑字不加 () 唐地名
- 黑字加 () 今地名或
其他說明

A. 國防研究院, 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二冊, 甲十一, 北部新疆圖
 B. 和田縣南, 古代天山山脈的歷史地理學研究, 附圖第二張補充多
 達山附近圖及頁303西北五區及塔州三縣圖
 C. USAF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 ONC-F-7
 底圖係依據下列
 諸圖繪製: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許可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許可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許可 不得翻印